



晨露

竹林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展 露

竹 林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3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0插页 156,000字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500册

书号 10111·1464 定价 1.60元

目 录

一	早晨，你好	1
二	打一记，走一步	8
三	秘密联络点	14
四	她也逃学	22
五	唱一支春天的歌	37
六	泥鸭子的命运	49
七	可怜的小兔子	58
八	绑在凳上读书去	73
九	报复	80
十	狠心的爹	96
十一	忏悔	103
十二	洁白的梨花瓣	108
十三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123
十四	采颜色	136
十五	“灰姑娘”	146
十六	妈妈和娘娘	157
十七	谁是凶手	171
十八	“英雄”脸红了	186
十九	最宝贵的东西	196
二十	晨露亮晶晶	215

一 早晨，你好

柳树长出了黄嫩嫩的叶子，榆树结满了绿莹莹的钱串，现在正是春天。这时，太阳还没有升起，清秀美丽的竹林村上空，笼罩着一层极淡的、迷离的白雾，朦胧而柔和，好象小姑娘脖子上围着的纱巾。在这半透明的“纱巾”下面，有千万颗露珠在闪烁。这些露珠看起来就象无数晶莹的宝石一样；不过，每一颗露珠都要比一颗真正的宝石贵重得多！因为这是一种神奇的乳汁，它把生命带给了大地。在长长的弯曲的小河里，就有许多鱼儿泼刺刺地跳出水面，争着吃那早晨的露水——据说，小小的鲤鱼就是这样才跳过了龙门。在又浓又密的竹林里，还有数不清的鸟儿在枝头唱歌。清晨的露水使它们的嗓音变得圆润婉转，就连小麻雀也能唱出美妙的歌来。

多么好啊，早晨！

只有勤劳的、早起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早晨的美和它的一切动人之处。

有一个小孩子，他的名字叫阿明。他从来不睡懒觉，每天和竹林里的鸟儿一同醒来。当他轻轻地溜出家门时，他的心爱的大花猫“阿花”，就舒舒服服地钻进他的被窝里，呼噜噜地打起鼾来。

阿明从家里跑到野外，就象一个刚刚甩脱了尾巴的小蝌蚪，突然生出了四条腿，“噌”地从窄小的河浜里跳到了无边的

陆地上。他觉着，天是那么高，地是那么广，自然界里的一切秘密在向着他微笑，清新明丽的早晨在向他问好。他没有考虑到哪儿去，也没有想好要干点什么。为什么要想呢？难道可去的地方还少、该干的事情还不够多吗？

出了门，是一条象铅笔那么直的路。这条路不很宽，但是一直通向很远很远的东方。当村里有人家造房子的时候，手扶拖拉机装满了红色的砖头在这里开来开去。还常常有许多割草的小孩子在路上穿过。可现在，路上空荡荡的，空气清新得象最最甜美的泉水。两边的白榆树，如同绿色的长堤。记得前年它们刚刚栽种的时候，还只有阿明那么高，可现在，已经比阿明高出一倍了。阿明一直奇怪，这些树苗，是在什么时候长高的呢？为什么没有看见它们长，却一下子变高了呢？

阿明跑着跑着，觉得这些年轻的白榆树的枝干，比昨天挺得更直了，那伸向空中的绿色的枝条，也仿佛比昨天又高了一些。他感到惊奇，便站定下来，揉了揉眼睛，可是他越看越觉得，它们是高了一些，肯定比昨天高了一些。昨天它们的身子微微有一点儿弯拉，可现在是多么神气地舒展着啊！还有叶子，那些圆圆的叶子，昨晚还沾着些灰尘，现在变得又干净又鲜艳，就象是刚刚画上去的一样；而那浓绿的叶汁，仿佛要和着露珠滴落下来。阿明奇怪地想，难道这些可爱的白榆树，是在每一个早晨长高的吗？

阿明想着，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重大的了不起的问题，这比上一堂算术课或常识课要有意思得多。为了证实这个想法，他又撒腿向刚刚出苗的棉花地里跑去。

棉花套种在小麦地里，小麦正在扬花，是青乌乌、齐崭崭的；棉花住在里面，好象住在茂密的大森林里一样。阿明昨天

看见，它们是多么小啊，嫩绿的芽尖刚刚顶出油黑的土，好象初生的小猫刚刚睁开的眼睛一样。

现在，阿明蹲在田埂上，仔细地瞅着这些小苗苗。这时他看到的，已经不是一点点绿色的芽尖，而是两瓣圆圆的小叶子，好象寻找乳头的婴儿的小嘴巴一样，带着生命的欢欣，在贪婪地吮吸那甜蜜的乳汁。小棉苗也在吃奶，它得到的奶水是大地妈妈的乳汁——一颗颗从麦叶上落下的晶莹的露珠。阿明突然明白了：棉花也好，白榆树也好，都是因为吃了早晨的露水，才在这个时候长起来的。

阿明觉得很满意，也很高兴。他站起来，在绿色的柔软的田埂上向前飞奔！

田埂的尽头，是一片竹林。竹林在缥缈的晨雾里显得很美丽，那些纤细的竹子和翠绿的枝叶，在露水的滋润下，婀娜清秀。鸟儿的歌声此起彼伏，告诉你里面是一个欢乐的世界，充满了生气！阿明想也没想，就一头钻了进去。

南方的竹林好比北方的森林，瘦瘦的竹子就象森林里一棵棵参天大树一样，在它们的顶端，也有许多鸟窝。有黄莺和腊子鸟的精致的小巢，也有楞青和喜鹊那稀疏得能漏下蛋来的粗疏的窝，以及各种各样不同式样的建筑。对于鸟儿们说来，住在这里，就好比呆在顶高级的宾馆里。当然其它小动物住在这里也是快乐的。因为在这儿的竹林里有一条很长很深的壕沟（这是几十年前俗称箬帽兵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了抗御日寇而挖的），现在里面长满了小树，在小树的遮掩下，沟里有许多洞，每一个洞都是一个温暖舒适的家，野兔、狸猫、黄鼠狼、狗獾、刺猬等都居住在这里。这种洞对它们来说，就好比人们住的那种带花园的楼房。

一场春雨后，一些特别的蘑菇，在竹林里撑起了红颜色和绿颜色的鲜艳的小洋伞。各种小树苗也爆出芽来，象桑树、香椿等。当然，如果把它们移栽到别的地方去，它们会长得更好，因为竹子的家族，总是偏心地繁殖自己的子孙。

阿明在壕沟旁边发现，那一只昨天刚刚冒出头的嫩笋尖，现在有他的食指那么高了，遍身长着淡黄的纤细的绒毛，好象婴儿的头发一样；露珠正穿过这些绒毛滴落下来。在它的周围，他突然发现，又冒出了一大片数也数不清的嫩黄的笋尖。

大概是昨天的笋，生出了今天这一片笋——露水从它的身上滚下来，落到泥土里，于是生命就钻出了地面。可是，昨天的笋，又是怎么生出来的呢？

阿明靠在一棵竹子上，痴痴地想着——虽然他在课堂上一分钟也不能安定，可是在这时候，他却沉静得象一个小姑娘。突然一大滴露珠落在他的脖子里，凉凉的，一直钻进他的脊梁里。他扭转身，轻轻地摇起这棵竹子来，露水扑簌簌地落了他一头一脸，他觉得痛快。忽然他又想，昨天的嫩笋，一定是这棵竹子生出来的。

那么，这所有的竹子又是怎么生出来的呢？还有竹林里的这些小树苗，又是哪儿来的呢？阿明这样想着，在密密层层竹子中间穿来穿去，好象迷路的小野兔一样。不知什么时候，他走到了竹林的边缘；一条很清很清的小河，沿着一片挨一片的竹林，从这儿分成三股，向三个不同的方向流去。从这儿向南，小河的上面，跨着一座弯弯的石拱桥，这座桥连接着村子的两边。当太阳刚刚升起来的时候，石拱桥的样子很象一道美丽的彩虹。从这儿向西，河里长着肥硕的水葫芦和丰茂的水花生，所以这一段河身看起来就象一条雅致的地毯，使人想不到

这下面还会有深得连竹篙也达不到底的水。从这儿向东呢，河流简直就看不见了，因为两岸高大的合欢树伸展着它们的枝叶，严密地遮住了流动的水，有时候也把自己粉红色的绒花落在水里。

因为是三岔口，河水在这里流得很急，它不停地冲刷着河岸，把岸边的泥土一点一点地冲掉，而岸上树木的根，则以巨大的生命力拼命地抓住下面的土地，这样，就使岸边形成了一个凹洞——大家管它叫凹岸洞。几棵衰老的柳树，它们的根须就象老爷爷的胡子一样，曲曲弯弯地垂挂下来，好象是给凹岸洞挂上了一幅幅门帘。每到春天的早晨，小小的塘鲤鱼就常到这凹岸洞里来产卵。阿明费了很多脑筋，终于发现了一个最好的办法：用草绳捆住对扣的两张瓦片，里面放上稻草，在傍晚的时候，把它们吊在凹岸洞里。每天早晨小塘鲤鱼游到这里，总以为这是一个舒适的小房间，便高兴地钻进去，舒舒服服地在里面产卵。

现在，阿明正趴在岸边的大柳树上，那么轻轻地但是非常迅速地一提，“小房间”被他提起来了，里面有三条欢蹦乱跳的小塘鲤鱼——这是阿明心爱的大花猫一天的伙食。

阿明顺手折根细柳枝，劈去叶子，留个短勾，把小塘鲤鱼串起来，拎在手里，走出了竹林。这时候，从河对岸那一大片金黄金黄的油菜田的边缘，露出一点点蔷薇花一样的颜色来。太阳快要升起的时候，天边总是这样美的。云一层一层的，发出桔子般的亮光。阿明张开胳膊，又在绿色的柔软的田埂上飞奔起来。空气还是那么清新，那么甜蜜，那么叫人舒畅！真奇怪啊，一年有三百六十五个早晨，可是没有一个早晨是一模一样的。世界在每个早晨都改变它的样子。在早晨，昨晚的疲劳

没有了，昨天的灰尘消失了，一切又都变得新鲜和活泼了。生命的欢乐，在小河里浮游，在竹林里飞翔，在刚刚绽出的嫩芽上颤动。万物在谁也不知道的时候，悄悄地开始了它的新生，于是，它生命的历程，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象那初升的太阳，在谁也不注意的时候，那么轻轻一跃，就远离了地面——这一切，只有阿明知道。他觉得，好象自己的身体里面装上了一架机器，正在突突地转动，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力气。他甚至认为，自己的身体也突然间长高了一寸，就象那田间的小苗一样。

“哈哈，阿明，起这么早，在看什么西洋景啊？”忽然从阿明的对面，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这是一个老头的声音，但听起来是那么叫人愉快。阿明紧跑几步，站定下来，见是长烟管爷爷——因为他爱用长烟管吸烟，所以村里的孩子们都叫他长烟管爷爷——牵着一头老水牛，正慢腾腾地走着。他是全村最有学问的人，能回答孩子们提出的千奇百怪的问题。阿明高兴起来，几步跳到长烟管爷爷跟前，歪着脑袋说：“爷爷，牛起得这么早，也喝露水吗？”

爷爷哈哈地笑了：“早晨好，不喝露水也要起得早。”

“为什么呢？”阿明转动着黑豆一样的眼珠子问。

“洗个澡嘛！”长烟管爷爷说着，牵着老水牛往石拱桥旁边的牛爬滩走去。阿明跟在后面，只见老水牛走到滩下，长烟管爷爷便用一只长勺敲敲它的屁股，于是它的尾巴忽地往上一竖，哗哗撒起尿来；这时长烟管爷爷已经用小木勺在下面接好了。他告诉阿明，这叫放尿，老水牛每天早晨都要放一次尿。放完尿，它就一步一步地走到水里，舒舒服服地打起滚来，大鼻孔里还呼呼地喷气。

多有意思呀，常识课里只说牛吃草，可从来没讲牛洗澡，牛放尿，更不用说用小勺子敲牛屁股了，可见长烟管爷爷的学问，要比老师深得多……

太阳真的升起来了，照亮了弯弯的小桥、长长的流水和那绿色的小竹林。和阿明同班的小朋友阿芳，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从大路那边跑过，远远地喊：“阿——明，上学去了！”

哎呀，还有上学——天底下这样令人讨厌的事！阿明一转身，拔腿往家里跑去。

二 打一记，走一步

发明小孩子必须上学读书的人，他自己一定没有上过学，也一定不是一个小孩子，至少不是象阿明一样的小孩子，要不，他决不会想出这样愚蠢和无聊的事来。

新来的女老师象个小姐，白白嫩嫩的皮肤，黑色的卷曲的头发，深褐色的洋娃娃一样的眼睛——这双眼睛看起来确实很漂亮，它们藏在浓密的眼睫毛下面，又大又有神采——当然，这只是在不上课的时候。一到了课堂上，你就会知道它们美不美了。

在上课的时候，阿明只要扭一扭屁股，伸一伸懒腰，稍微干一丁点儿别的事，就会被这双眼睛发现，同时送来这样干巴巴的声音：“赵明华，坐端正，把手放到背后去，眼睛看着我，注意听讲。”或者：“赵明华，上课不要做小动作，把手里的东西交给我。”每天到了上午第三节课，当阿明的肚子里咕噜噜叫起来的时候，他便痴痴地望着窗外的一小块天空，想起田野里有一种茅针草，搓成饼吃起来又香又甜；还有去年捉到的一只刺猬，烤过后的肉是多么肥嫩。于是杨老师的目光便可恶地落在了他的脸上：“赵明华，请站起来回答我这个问题。”

阿明气得要命——真怪呀，难道杨老师的这双漂亮的眼睛，就是专门为了盯牢自己而生在她的眉毛下面、鼻子两旁的吗？在杨老师的监视下，他必须每天坐得象一段木头——一段真正的、没有知觉的木头一样，连身上的痒痒都不能痛痛快快

地去搔。

所以，阿明不怕蛇，不怕鬼，不怕虫子，甚至也不怕妈妈打——虽然妈妈从来也舍不得认真打他——就怕上学读书。不过尽管如此，此刻他在回家的路上，依然没有忘记给他心爱的蚕宝宝采上一大把新鲜的又肥又嫩的桑叶。

阿明回到屋里，妈妈对他说：“阿明，早饭凉在灶头上，快点吃完了好去上学。”妈妈说完，端起一个装满了脏衣服的沉重的脚盆走出门去，到河边洗衣服去了。

可是，阿明并没有忙着去吃早饭，他还有许许多多事情呢。

第一，他心爱的大花猫还蜷缩在他的被子里呼噜噜地打鼾，他必须先弄醒它。他用前额抵住它的脑袋，把手指头放在它冰凉的鼻子上，和它亲热了好一会，然后再把捉来的小鱼分给它吃。

在阿花吃鱼的时候，他就该去喂蚕宝宝了。他的蚕宝宝放在自己床头箱子顶上一个硬板纸糊的大盒子里。阿明搬下盒子来，见盒子里白白的一片，一条条胖胖的蚕宝宝扭动着身体，昂首脑袋，正在向它的主人讨食吃呢。它们身体底下是一层黑黑的蚕沙——昨天铺上的桑叶，连一根筋也看不见了。——它们现在饿极了，阿明想。

阿明赶紧把蚕宝宝一条条捉出来，放在床上，然后倒了蚕沙，把新采来的桑叶铺进去，再把蚕宝宝一条一条捉进去。他一边捉一边数。他现在共有一百零一条蚕。本来他起码有二百多条，有一次，也是妈妈催他上学去，他把盒子放在床上忘了盖，结果让鸡吃了一百多条。从此以后，他每天喂蚕的时候都要数一数，这虽然麻烦，但是很有意思，当那些白白胖胖的柔软的身子在他掌心蠕动的时候，他心里是多么惬意啊！当蚕宝

宝饥不可待地连身体一起钻进那油绿的桑叶里的时候，又是多么有趣，咀嚼桑叶的沙沙声简直是最好听的音乐啊！自阿明坚持每天数数以后，再没有少过一条，当然也没有多。但是有一次他发现缺了三条，翻床倒柜，到处寻找，最后在他睡觉的枕头上找到了这三个顽皮的小家伙。

阿明刚刚数完蚕宝宝，妈妈已经洗完衣服回来了。她把湿衣服一件一件地抖开，晾在门口的竹竿上。忽然一扭头，看见儿子还在屋里磨菇，灶头上的粥碗，连动也没动；她生气了，站在院里叫道：“阿明，你这个小鬼头，现在啥辰光了，还不吃早饭！人家阿芳都已经走了好久啦！”

妈妈这么一吆喝，阿明才觉得肚子里咕噜噜地叫起来。真的，跑了一个早晨，现在可饿了呢。反正蚕宝宝也数好了，他便端起灶头上温热的粥碗，就着咸鸭蛋，唏里呼噜地吃起来。他越吃越饿，越吃越香，可是，当他刚刚吃完一碗，还要添第二碗的时候，忽然想起来，小兔子还没喂呢。于是他赶紧放下饭碗，拎起昨天割的一篮兔草，朝后门口走去。他的兔笼子，就放在那儿。

他有两只兔子，一只灰的，一只白的，灰兔子小时候和大花猫打架，耳朵受了伤，老是耷拉着。现在它们都饿了，两只后脚用力踏着地，发出蹦蹦的响声，好象在抗议它们的小主人，到现在还不给开早饭。一见阿明过来，它们便象小孩子一样地站立起来，两只前脚趴在栅栏上，张开了三瓣唇，红红的小眼睛紧盯着阿明，发出一种令人爱怜的光芒。阿明心疼极了，赶紧把篮里的菜叶子、面条草胡乱往里塞，满满地铺了一层。两只小兔子可高兴了，趴在鲜嫩的草堆里，放开肚皮大吃起来。

阿明蹲在地上，笑眯眯地看着小兔子吃早饭，看得忘了肚

子饿，也忘了时间；不知什么时候，又被妈妈的骂声惊醒了：“哎呀，小冤家，你还在这里呀，我以为你早走了呢！”

阿明抬头一望，也不觉“哎呀”地惊叫一声：你看，太阳已经爬到了大柳树的树梢上了，这时候，杨老师不是一本正经地在按着点名册挨个点名才怪呢；而且那几个爱管闲事的同学，肯定正对着自己的空位子在做鬼脸。难道叫他阿明也象那个经常迟到的梅宝那样，红着脸，缩着脑袋，在许多人的注视下不吭一声地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吗？说不定，杨老师还要罚他站在教室门口，要他讲清了迟到的原因才放他进去呢。虽然他并不怕罚站——站在门口还比坐在位子上舒服些——可是，那么多人哧哧的讪笑他可是受不了。

“妈，这么晚，我不去了。”阿明望着妈妈，用恳求的目光笑嘻嘻地说。

“啊，小鬼头，你想逃学？”妈妈气得要命，伸手捞起挂在墙上的书包，一下套到了他的脖子上。她唠叨地数落着说：“晚了晚了，家里大事小事，没叫你伸一个指头，人家梅宝和你一般大，清早起来淘米，烧饭，带小弟弟，放学回来还要去割草养兔子，帮她娘下田挣工分，她还不是照样读书！谁象你，睁开眼睛就知道朝外野，晚了怨谁？怨你自己，还不快给我滚！要不我就敲断你的腿！”

可是阿明不怕这一套——妈妈只会咋呼，从来也不舍得碰自己一个小手指头。只要跟她磨，磨得她不耐烦，急着要出工去了，也就放过了自己。于是，他扭着身子，挨着墙壁蹲下来：“嗯，我不去，偏不去，小兔子还没喂饱呢！”

不料妈妈今天好象铁了心一样，她拾起一根青竹竿，威风凛凛地在地上敲了一下：“断命的小兔子，明天就叫你爸去卖掉

它，你少跟我要滑头，到底去不去？”

阿明瞪眼望着妈妈，没有吭声。

妈妈用竹竿在地上敲了第二下：“你不用这样看我，你以为我真的舍不得敲断你的腿吗？”

阿明慢慢地站起来，依然不吭声。

妈妈又在地上敲了第三下：“再不去我把你的蚕宝宝也扔掉。”

阿明既舍不得兔子，又舍不得那些又白又嫩的蚕宝宝，因此只好一步一步地朝门外挪去。

外面是多么好啊，世界又换了一个样子：金色的阳光从大路两旁的白榆树的缝隙里穿过来，一直照到小桥这儿；所有的绿颜色都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弯弯的石拱桥好象一个慈祥的驼背老公公，一动也不动地蹲在小河上晒太阳。长烟管爷爷不知到哪儿去了，只有老水牛仍旧悠闲地鬼在水里洗澡，露出一条黑黑的背脊和一个长着两只大弯角的脑袋。过了一会儿，它的鼻子里就喷出一口热乎乎的气，“噗”地一下，接着便沉到水里打一个滚。

阿明多么想脱掉鞋袜，走到那凉丝丝的水里，和老水牛一起玩玩啊！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妈妈的青竹竿在背后敲着：“你去不去？看我不敲断你的腿！”

阿明没有办法，妈妈敲一下，他走一步。可是妈妈敲得很准，竹竿总是不偏不斜地落在他脚边的地皮上，连小脚趾头也碰不到的。

阿明在竹竿的威逼下走到石拱桥下的时候，忽然灵机一动，他没有朝每天上学去的必经之路——石拱桥上走去，却一转身，撒腿朝桥边的牛爬滩跑去。

妈妈开始一愣，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见儿子跑啊跑，跑到了水边也没有止步，便赶紧吆喝起来：“小鬼头，你做啥？”

可是阿明根本不理睬她，眼也不眨地朝水里走去。

妈妈一见，赶紧扔了竹竿，弯下腰，细声细语地央求道：“阿明，好乖乖，我的心肝，快快上来吧，妈妈再也不打你了。”

阿明依然不回头，一头扎进水里，趴到了老水牛的背上，紧紧抓着两只牛角，仰起小脸，冲着妈妈直乐。

妈妈可是吓得脸都黄了。要是水牛一打滚，她的心肝可就没命了。她腿一软，一下坐到了地上：“宝贝，明明，快上来吧，你要不愿上学，今天就不去好了。”